

白落梅

作品



随一书一附一赠
唯美藏书票和书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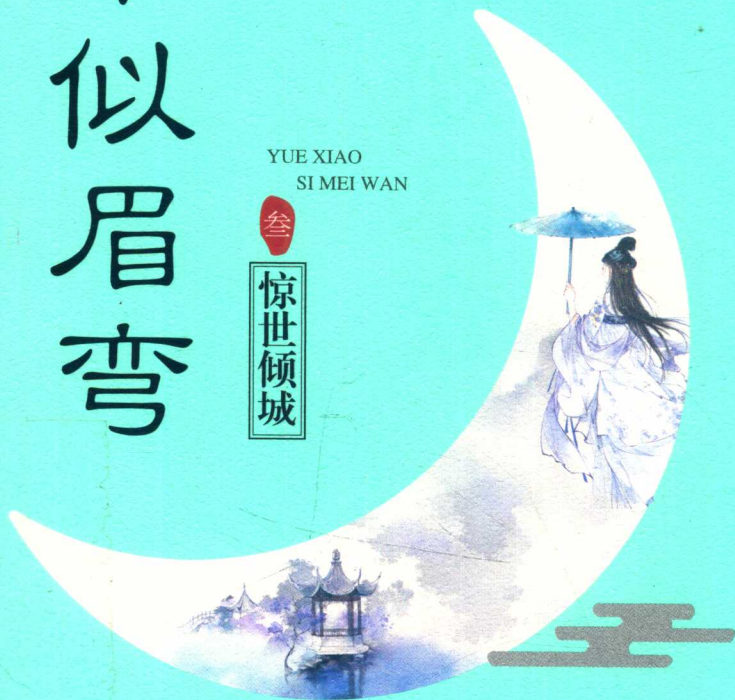
无论是大燕朝的公主，还是迷月渡的歌伎，
抑或是紫金城的湘昭仪，甚至是将来大齐朝的皇后，
我今生只做自己，只做沈眉弯。
要么离开，留下就只做至尊。

月小似眉弯

YUE XIAO
SI MEI WAN

叁

惊世倾城



隐世才女白落梅首部唯美古言
时隔五年经典再现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CS-BOOKY

博集天卷

白落梅

作品

月小似眉弯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小似眉弯. 3, 惊世倾城 / 白落梅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404-8023-3

I. ①月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57421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畅销书·文学

YUE XIAO SI MEI WAN.3 JINGSHI QINGCHENG

月小似眉弯. 3 惊世倾城

作 者：白落梅
出 版 人：曾赛丰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：于向勇 马占国
策划编辑：刘 毅
文字编辑：肖 莹
特约编辑：王槐鑫
营销编辑：刘晓晨 罗 昕 刘文昕
封面插图：画 措
封面设计：仙境书品
版式设计：潘雪琴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印 刷：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75mm × 1270mm 1/32
字 数：314千字
印 张：11
版 次：2017年5月第1版
印 次：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8023-3
定 价：36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第八卷○
浮生如梦

魂梦回归月央宫	· · 002
世间万象本迷离	· · 009
春来春去春无意	· · 016
缤纷世界已朦胧	· · 023
庭院风景好朦胧	· · 030
沉沦誓界已迷离	· · 036
纷繁故事藏机锋	· · 042
棋盘无子却惊心	· · 049
是非成败看明朝	· · 056
往日玄机渐分明	· · 062
只道浮生如大梦	· · 069
月央宫中候知交	· · 075

目录



月小

似眉弯

牡丹寿宴颂太平 · 081

当年缱绻成追忆 · 087

镜里恩情成旧梦 · 093

一点繁花吹作雪 · 099

人生巷陌又逢君 · 105

且悲且喜且轻狂 · 112

第九卷

因果相关

混沌世界又分明 · 120

长叹红颜已祸国 · 126

养心殿内会君颜 · 132

紫金城波澜暗涌 · 138

话语争锋丹霞殿 · 144

万千因由起前朝 · 150

今宵欢爱当成昨 · 156

养心殿内道真由 · 162

往昔谜团终化解 · 168

昙花如梦只一现 · 174

蝴蝶魂断翩然宫 · 180

就这般相看无言 · 186



养心殿里道浮沉 · 192

不期而遇上林苑 · 198

直上青云登凤座 · 204

一壶佳酿醉华年 · 210

多少故事系前因 · 216

秋水阁内道别离 · 222

万古琴弦同一音 · 228

此时风景似相识 · 234

第十卷○

冷落山河

清秋临至翠梅庵 · 242

参一段万法归心 · 248

漫漫河山似烟云 · 254

多少故人成路人 · 260

恹恹病卧翠梅庵 · 265

相逢又在玉佛前 · 271

人生何必为情牵 · 277

又见银琼冰雪天 · 283

翠梅庵里诉前身 · 289

漫漫风雪故人寻 · 295

又被谁折去天涯 · 301

已知宿命无逆转 · 307

月小

似眉弯

月小

似眉弯

万顷河山皆尘土 · · 313

今宵雪落又无声 · · 319

长宁宫中初相遇 · · 325

风雪之夜断前缘 · · 331

人生长恨水长东 · · 338



○ 第八卷 ○

浮生如梦

痛，如锥刺般的痛，
在头部蔓延，
痛得要停止呼吸。



魂梦回归月央宫

痛，如锥刺般的痛，在头部蔓延，痛得要停止呼吸。

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仿佛是在做梦，又不是在做梦，我看到了许多飘忽的灵魂打身边走过，他们都好轻好轻，轻得在我身边飘来飘去，就像那许多飘落的杏花，在风中摇曳，栖不住枝头，而他们却是站不稳脚步。

那么多人，那么多的魂魄，我认识的，我不认识的。以往在梦里出现过的人，再次重逢，我始终不明白，那高贵的皇上与皇后，与我有着怎样的因果，难道这一切真的都是因为紫金城吗？他们的魂魄离不开这里，终日游荡。我看到了淳翌、淳楨还有楚玉，他们在我身边掠过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我驻足。还有与我有怨的兰昭容，她似乎也漠视我的存在。烟屏，我的烟屏，也不理睬我。我甚至还看到爹和娘，他们在呼唤我，他们的样子，一点

也没有改变，只是穿着一身素衣。我想要追上他们，可是我浑身无力，我用力地掐自己，没有痛感，难道我已经死了，这是我的魂魄，要不为何所有的人都感应不到我？

这样迷迷糊糊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，我始终不曾清醒过，只是还能感觉到头疼，可是魂魄也会疼痛的。我一直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人间，还是在冥界？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我的死不是自我了断。我沈眉弯决意的事，绝不更改，绝不。

我感觉到有湿热的泪落在我的脸上，我听到有人在低低地呼唤我，有手一直握住我，不让我远离，我几乎能感觉到他的颤抖、他的疼痛。

缓缓地睁开眼，屋子里那微弱的光都让我觉得眩晕，是黑夜，我知道，那是烛光，有着淡淡的红色，透过白色帷帘，落在我的帐内，落在我的身上、眼中。

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淳翌，他似乎苍老了许多，我在他的怀里，贪婪地闻着龙涎的芳香，闻着他身上温暖的气息。我看到他眉宇间的惊喜，他紧紧拥着我，喃喃唤道：“涓儿，涓儿……”

我虚弱地看着他：“皇上……”

他的眼神那么疲惫，可是在疲惫的深处，有一丝亮光，足以让我清醒地与他交谈。

他柔柔地亲吻我的额头：“涓儿……”

“皇上，我睡了好久吗？”我虚弱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好久，朕一直陪着你，没有离开。”他的唇贴在我的额前，无比地温软。

我低低地说道：“涓儿做了好多梦，好多好多的梦，缥缈的梦，好虚幻的梦。”我轻轻地喘息着，有些累。

他轻轻拍打我的脊背，柔声道：“朕都知道，只是朕一直陪着你，有朕在，什么都不怕。”

“可是，可是皇上也不理睬涓儿，怎么唤都不理。”我话语虚弱，却带

着撒娇的语气。

淳翌微笑：“傻丫头，那是梦，梦怎么能当真呢。”梦，又是梦，我脑中闪过那个画面，为了一片飞花，我纵身而跃，后来我去了紫藤轩，坐在秋千架上，我荡得很高很高，就在到达最高点的时候，重重地摔下来。一摔，就再也爬不起。只是，我没有死，一切都是注定，注定我还死不了，或者说我的死注定需要我自己来了断。我禁不住有些感恩，为我那一丝微薄的祈愿可以成真而感恩。

我虚弱地微笑，我知道此时我的脸色一定很苍白，纵然是熠熠的红烛也无法将我映衬。看着淳翌，瘦了许多，不禁心痛道：“皇上，涓儿没事了，您去歇着吧。”

“朕再陪你一会儿，饿了吗，想吃点什么？”他关切地问道。

我轻轻摇头：“不饿，就想喝点水。”

站在一旁的红笺忙递过来一杯温水，我微微润了唇，便递还与她。我看她眼睛有哭过的痕迹，红肿得让人痛心。这些日子，月央宫上下，一定没有谁安稳过。

偎依在淳翌的怀里，感觉到头部疼痛，还有身子，整个身子都仿佛被碾过一般，微弱地说道：“皇上，您去歇着，臣妾醒来就没事了。”

“朕喂你喝完药再走，这些日子，你喝的药大部分都吐了出来，朕真的很担心。”他深锁眉头，脸上的憔悴让我明白，在我昏睡的时日，他承受了太多。

我轻轻用手抚摸他额上的皱纹，柔声道：“皇上，臣妾不乖，又让您受累了。”

“是朕没能保护好你，以后都不许你再离开了。”他将我拥得更紧，紧得我都能感觉到他身子微抖，我能想象到那种行将失去爱人的痛苦。当初他在明月山庄为救我而昏迷，我也是不能安稳。

喝下了秋樾端来的药，好苦，苦到心里去。

淳翌嘱咐道：“涓儿静心调养身子，太医说醒过来之后，坚持吃药，慢

慢就会好起来。”

我点头：“臣妾会的，皇上去歇息吧。”

淳翌亲着我的额头：“朕明天来看你，你乖乖休养。”他扶着我缓缓地斜倚在枕垫上，柔柔地看着我。

起身朝大家吩咐道：“照顾好昭仪娘娘。”

“是。”大家立即应道。

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，看着淳翌：“皇上——”

淳翌转过身，走至我身边，捂着我的唇：“什么都不要问，你只管好好歇着，以后你就是湄昭仪，朕的爱妃。”

我很虚弱，我不想多问，摔了一跤，摔出个从二品昭仪，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，是喜还是悲了。

淳翌走后，我斜倚在枕垫上，还是觉得浑身疼痛。

红笺坐在榻沿陪着我，轻轻问道：“小姐，想吃点什么吗？”

我摇头：“不想。告诉我，昏迷之后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究竟是如何摔下来的，太医说我摔到哪儿了？”我一连串地朝红笺问道。其实这些事，我不想问，我不在意，因为我自己已经看到结果了。结果就是我没死，我还活着，只是很痛，很累，很无力。

红笺握紧我的手，宽慰道：“小姐，什么都别想，好不容易醒过来，一定很累，太医说你伤到了头部，就算醒过来也要继续观察，所以你不能多想，只管好好休息。”

我微笑：“你只回答了我一个问题，太医说我伤到头部。”我摸着自己的头，喃喃道：“难怪一直疼着。”

红笺轻轻揉着我的后脑，说道：“这会儿好多了，刚开始肿了一个大包，青紫的，还出了一点血，太医说这只是外伤，他说脑部受了剧烈的震荡，才导致你昏迷不醒。”

“身上呢，身上摔到哪儿，为何觉得全身都疼？”我问道。

“没，没哪儿，身上都还好。”红笺目光闪烁，话语不清，似乎在隐瞒

我什么。

“真的吗？”我疑惑地问道。

“真的。”这一回她回答得很肯定，但是我心里已经明白，一定有什么瞒住了我。既然不想说，我也就不问。

很累，说不出的累，我有些不明白，扎得那么牢的秋千架为什么就那么断裂了，难道真的是注定，与那个玄离的梦相关？我依稀还在回忆那个情景，我在秋千架上高高地摇荡，我踢碎了一地的杏花，我幻化成羽，脱离了一切，在风中飘飞，我重重地摔下，骨头都碎裂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明白，我不过是凡人，无法像蝶一样翩然起舞。是淳祯把我抱回月央宫的，我似乎还能感觉到他身上淡淡的余温，此时的他，还不知道我醒来，一定也会心焦吧。

“秋樾……”我唤道。

“奴婢在这儿。”秋樾忙走至榻前，问道：“娘娘有何吩咐？”

“去帮我叫小行子来。”

“小行子……”秋樾重复了一遍，迈不动脚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朝她看去，心里想着，小行子发生什么事了吗？

“娘娘，小行子此刻不在月央宫。”秋樾的眼神躲闪，此时我已断定小行子出事了。

我淡然道：“秋樾，你也知道，许多事瞒不了我，不如如实地告诉我，这样更好，否则我不能安心。”

“小行子，他，他不在月央宫。”秋樾似乎有些不知所措，这与她平日的性格反差很大。

“那他在哪儿？”我依旧平和地问道。

“他被关禁起来了。”这一下秋樾回答得倒干脆。

“为何？”我心里缓了一口气，只是被关禁，我不担忧。

“因为娘娘从秋千架上掉下来，所以他被关禁起来了。”秋樾如实答道。

“这是何理由，我掉下来，与小行子有关吗？”我不解地问道，自认为

聪明的我，实在想不出，我摔下来与他有何关联，若说惩罚我的奴才，那么陪着我的红笺和秋樾为何安然无恙？

秋樾看着我，眼光不再躲闪，答道：“因为秋千架是他扎的，所以皇上气恼，把他关了起来。”

我嘴角禁不住扬起一丝冷笑：“就为这个？这也叫理由，真可笑。”我不禁觉得淳翌的做法太可笑了，他关了小行子，居然是因为秋千是小行子扎的，而我从他扎的秋千上摔下来，所以他有罪。

“娘娘……”秋樾唤道，她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这样说话，任何一句对皇上不尊的话都是犯忌。

“没事。”我淡淡说道。停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除了小行子，还有谁受牵连吗？”

“月央宫没有。”

“何意？别的宫有？”

秋樾点头：“皇上很气恼，说要彻查此事，若只是秋千架不牢固，娘娘从上面摔下来，那就拿小行子问罪。若是有人故意使坏，到时一律严惩，定斩不饶。”

“定斩不饶，这么严重？”我依旧冷笑，觉得淳翌是不是想得太过了些，怎么会有人在秋千架上使坏呢？更离谱的是秋千架出问题也不能怪小行子，这本就与扎秋千的人无关，是我运气不好才会如此。

“娘娘，您就别多想了，好好地歇息，现在只盼您的身子快快好起来，其余的事都不重要。皇上会为娘娘安排好一切，娘娘如今已经不是婕妤，而是昭仪娘娘，在这后宫，还没有谁能这么快晋升，有这样的荣宠。所以，娘娘只管把身子养好，这是首要的，奴婢们很担心。”秋樾不停地宽慰着我。

在一旁沉默许久的红笺，也点头说道：“小姐，什么都别去想了，好好歇息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小姐方才唤小行子何事呢？”红笺提醒我，轻声问道。



“哦，没事了。明天我会求皇上放了他，你们也不必担心。”话语一落，才想起，刚才是因为怕淳祯着急，想着唤小行子过来，让他想办法出宫去一趟陵亲王府，把我苏醒过来的事告知陵亲王。纵然小行子不被关禁，他也无法出宫的，只是我一时意念，想想有些可笑。就让淳祯再等一夜，明晨他就会得到消息的，我相信他会遣人来宫里打探的。

“小姐，我去煮些白粥给你喝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我觉得头疼，腹内空空，很累，又想睡了。

斜斜地倚在枕垫上，昏昏欲睡，我的意识还是有些迷糊，不知道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所知道的只是从秋千架上摔下来，难道真的是有人想要害我吗？我心里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还有种深深的空落，仿佛我失去了我最爱的东西，至于是什么，我又说不清楚。

不安笼罩着我，在极度疼痛与虚弱中，我又昏昏地睡去。

世间万象本迷离



昏昏沉沉地又入了虚幻的缥缈境界，很多的魂魄在我身边飘来飘去，我试图抓住什么，可是都与我擦肩。我记得有人说过，魂魄不理睬应该是好的，若是他们也看得到我的存在，能与我说话，那我与他们就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可是也有人告诉我，若是活着的人，看不到我的存在，我与他们也同样相隔了一个世界。我这样，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？

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再一次确定自己是活着的。我见着了久未谋面的阳光，那一刻，我知道，春天还没有过去，我还活在春天里，这个季节，也许为我做了短暂的停留，我抓紧了它的衣袂，所以还有着这最后的一段交集，与春天的交集。

头疼，而且很晕，脑袋昏沉而迷糊。

我睁开眼，见着的是谢容华，她坐在我的床边，执着我的手，轻柔地看着我，对我微笑：“湄姐姐醒了呢。”

我轻轻起身，虚弱一笑：“妹妹这么早来看我了。”

“不早了，是姐姐一直昏睡着。”谢容华轻轻地为我移好枕垫，让我靠得舒服些。

“重见妹妹，仿佛又是一生，好漫长的日子，总是昏沉沉的，不知自己在哪里。”我缓缓地说着，气若游丝。

谢容华轻轻拂过我额前的发丝，柔声道：“姐姐这一睡，让我好忧心，只是我深信你会醒来，所以我心里不怕，我知道你一定会醒来的。”说到最后，她有些哽咽，眼睛红了，触动了我内心的柔软。

我举起手，轻轻地抚摸她的脸颊，柔柔微笑：“傻妹妹……”

她握紧我的手，说道：“姐姐，我让贺太医先为你诊治。”

早在一旁候着的贺慕寒，非常细心地为我诊脉，检查头部，随后躬着身子说道：“恭喜娘娘，您的病已见好转，请娘娘放宽心养病，臣会尽力为您诊治，让您早日康复。”

“谢过贺太医。”我对他虚弱一笑，想着贺太医一定是随着谢容华一同来的。

秋樨为我端来汤药，细心地喂我喝下，我只喝了两口，便作呕，无法下咽。

“湄姐姐这是何故？喝不下汤药，可怎么办？”谢容华神情紧张，焦急地问贺太医。

贺太医微蹙眉头，低声道：“娘娘昏迷的时间过久，臣怀疑她脑中受了剧烈的震荡，只怕里面还有瘀血，瘀血消退才能好转。”

“那要如何才能消退呢？”谢容华依旧着急。

“需要时间，慢慢来，臣换个药方，开些化瘀散血的药，只要娘娘能喝下去，再热敷头部的伤处，臣相信一定会好起来。”贺太医信心十足地说道，从他的眼神里，我看到一丝光亮，其实我心里并不着急。我既然已经醒